

语文

(职业模块)

YUWEN
(ZHIYE MOKUAI)

©主编 朱燕 何忠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语

文

(职业模块)

主 编 朱 燕 何忠勇

副 主 编 王 勇 吴思繁

编写人员 刘 慧 贺 玫 陈学理 段模群

张 惠 李雪梅 梁 蓉 唐 静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职业模块/朱燕,何忠勇主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82-1016-4

I. ①语… II. ①朱… ②何… III. ①语文课-中等专业学校-教材
IV. ①G634.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943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9.75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责任编辑/李慧智

文案编辑/李慧智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2009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新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中职语文进行了全新定位。新《大纲》在课程性质与任务、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结构、教学内容与要求、教学实施、考核与评价等方面,体现了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对语文课程的要求,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语文应用能力的培养”“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模块化的教学内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这些新的理念对基本套用传统普通高中教学方法的中职语文教育是一次彻底的颠覆,成为新形势下中职语文教学的行动纲领。

为完成新《大纲》规定的课程任务,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落实其核心理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们遵照此基本精神,编写了这套教材。

本套教材以分项训练的思路进行编排,分为三大模块,每板块均由六个单元构成。即文学欣赏模块,包括小说、杂文、现代诗、散文、古诗词、古文六个单元;口语交际训练模块,包括解说、演讲、拜访、答询、应聘、销售口才六个单元;应用文写作模块,包括广告和广告词、请柬、自荐信、个人简历、活动方案、市场调查报告六个单元。其中,文学欣赏模块,每单元包括三篇课文,并加单元导语,附有课后练习。同时,课文又分为必读、选读两类(每单元的首篇为必读课文,其余篇目为选读课文),体现了教学的基础性和拓展选择性。口语交际训练模块和应用文写作模块,都侧重于选取工作、生活中常用的知识,每个单元均由经典案例导入、相关知识点讲解和课后练习构成,有较强的实用性。

Preface

本教材的编写是面向中职二年级就业方向的学生，教学时数按一学年 80 学时设计。附录中的扩展阅读文章是供教学时选用或作为学生的泛读材料使用。

由于编写时间很短，编写者的水平有限，所以本教材一定会存在诸多问题，敬请使用者给我们提出意见，并为今后教材的修订提供有效的改进方法和建议，以使教材不断完善。

编者

2015 年 5 月

目 录

文学欣赏模块

一、小说·····	2
二、杂文·····	30
三、现代诗·····	42
四、散文·····	52
五、古诗词·····	62
六、古文·····	68

口语交际训练模块

一、解说·····	74
二、演讲·····	82
三、拜访·····	91
四、答询·····	96
五、应聘·····	99
六、销售口才·····	103

应用文写作模块

一、广告和广告词·····	108
二、请柬·····	115
三、自荐信·····	119
四、个人简历·····	123
五、活动方案·····	126
六、市场调查报告·····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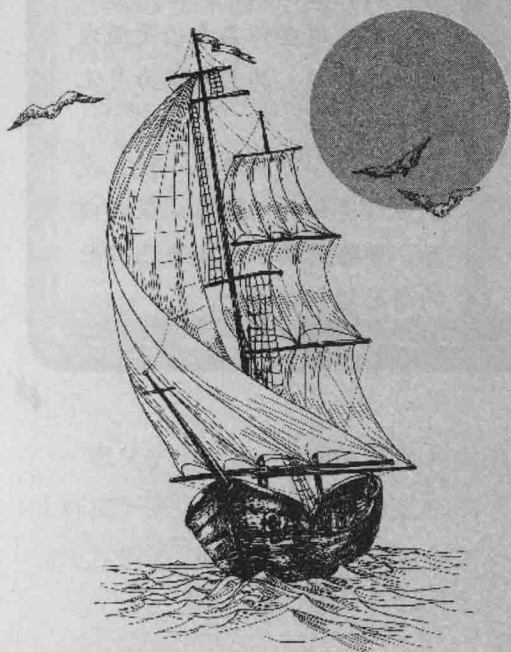
contents

拓展阅读模块

列车上的偶然相遇·····	136
致加西亚的信·····	138
峨眉山下·····	142
带伤的美丽·····	144
读书三境界·····	148

文学欣赏模块

- 一、小说
- 二、杂文
- 三、现代诗
- 四、散文
- 五、古诗词
- 六、古文



一、小说

单元导语

本单元阅读欣赏和学习的重点是小说。对于小说的阅读欣赏，需要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和欣赏小说的环境描写、情节刻画及人物的塑造，认识小说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丰富自己的审美体验。

本单元的三篇小说都是经典之作。童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呼兰河传》则写了“我”对故乡、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表现了作者亲近自然万物，亲近小生命的幸福与快乐，寄托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对自由纯真生活的向往。《伤逝》围绕涓生与

子君对恋爱与婚姻自由的追求展开描写，这追求最初已经获得成功，但终于还是失败了。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爱情需要“物化”，“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船长》主人公哈尔威，面对死亡，想到的是忠于职守，想到的是履行做人之道，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展示出了一个人高尚的灵魂。这些作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其艺术魅力是无穷的。

通过学习本单元小说，我们应该透彻理解文章的深层内涵，学会总结出适合自己成长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呼兰河传》(节选)^①

萧红

一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为因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他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

后花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请从文中找出你最喜欢的描写景物的语句加以朗读、品析。

（提示：作者写了哪些景物，突出景物什么特点，怎样来描写的？圈点关键词句，从修辞、句式、表达效果、阅读感受等方面品析）

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

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事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

天真活泼、调皮好动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你做过这些事吗？分享一下吧！

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时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二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

“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

“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这样地不知做过了多少次，就像老太太永久讲着“上山打老虎”这一个故事给孩子们听似的，哪怕是已经听过了五百遍，也还是在那里回回拍手，回回叫好。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此句中你读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你能仿写这样清新活泼富有灵气的句子吗？

（句式：“……愿意……就……，愿意……就……；若都不愿意，就……”）

每当祖父这样做一次的时候，祖父和孩子们都一齐地笑得不得了。好像这戏还像第一次演似的。

别人看了祖父这样做，也有笑的，可不是笑祖父的手法好，而是笑他天天使用一种方法抓掉了孩子的帽子，这未免可笑。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所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纸窗给捅了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在她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会吓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熬药，药壶是坐在炭火盆上，因为屋里特别的寂静，听得见那药壶骨碌骨碌地响。祖母住着两间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没有人，里屋也没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门一开，祖母并没有看见我，于是我就用拳头在板隔壁上，咚咚地打了两拳。我听到祖母“哟”的一声，

铁火剪子就掉了地上了。

我再探头一望，祖母就骂起我来。她好像就要下地来追我似的。我就一边笑着，一边跑了。

我这样地吓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报仇，那时我才五岁，是不晓得什么的，也许觉得这样好玩。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枱^②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还是他自动地愿意工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

“我们后园里去吧。”

也许因此祖母也骂了我。

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③”，骂我是“小死脑瓜骨”。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

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尽了，祖父怕我累了想招呼住我，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越不听活。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樱桃树，明是没有结樱桃，就偏跑到树上去找樱桃。李子树是半死

的样子了，本不结李子的，就偏去找李子。一边在找，还一边大声地喊，在问着祖父：

“爷爷，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

祖父老远地回答着：

“因为没有开花，就不结樱桃。”

再问：

“为什么樱桃树不开花？”

祖父说：

“因为你嘴馋，它就不开花。”

我一听了这话，明明是嘲笑我的话，于是就飞奔着跑到祖父那里，似乎是很生气的样子。等祖父把眼睛一抬，他用了完全没有恶意的眼睛一看我，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

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地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

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为什么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



【注释】



①节选自《呼兰河传》（重庆上海杂志公司1941年版）。萧红（1911—1942），黑龙江省呼兰县人，现代女作家。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②棹[chèn]：棺材。古代多以梧桐木做棺，故为梧桐的别称。

③死脑瓜骨：不开通。



课后练习

1. 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蚂蚱() () 蚌壳() 倭瓜() 洁癖()

地榛() 榛子() 瓜蔓() 秫秆()

蘸点盐()

2. 试从课文中找出反映“我”天真烂漫的内容并做一些分析。

3. “我”眼中的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并写一段文字。

伤 逝^①

鲁迅

小说采取了消生手记的形式，这是极适宜于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的形式。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②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末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③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